



何以德陽



战国铜鎏金捕鱼带钩。



战国青铜提梁壶。



战国龙纹兽纽四耳铜豆。

1976年初，绵竹县清道乡（现绵竹市孝德镇）金土村的一户黄姓人家在院子里挖沼气池时，突然挖出了一堆奇奇怪怪、从未见过的“破铜烂铁”，绵竹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闻讯赶到，他们立即意识到，这是绵竹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不过令他们遗憾又无奈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绵竹文化馆无力保管这批文物，因此只能向四川省博物馆求助……

关于这批文物的研究报告，直到11年后才公开发表。这是一座战国中期的船棺墓，仅仅一座墓就出土了150余件文物，且有为数不少的精品，其中两件后来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绵竹的战国船棺墓，也是德阳地区最早发现的船棺墓。

开启尘封的古蜀老酒

——绵竹战国船棺墓发现始末

A 猪圈旁挖沼气池，挖出一堆“破铜烂铁”

1976年是农历丙辰龙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双春年。这年2月的倒春寒来得十分凌厉，绵竹乡村田里的庄稼、路边的桉树大多冻死。清道乡（现孝德镇）金土村三大队的黄家院子里，一家老小四人正冒着严寒在猪圈旁边挖沼气池。当第二天他们挖到约莫距离地表一人多深时，黄大爷发现了异样。

怎么搞的？在土坑下面的沙卵石中竟然出现了绿锈斑驳的坛坛罐罐。黄家世代农民，哪里见过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黄老二捡起一件小玩意儿在石头上用力摩擦后，发现是一件铜制品。一旁的黄大娃说，这些铜玩意儿可作为废铜卖给乡上的供销社废品站，说不定还可以卖到十多元哩！

这让黄家几爷子立马来了精神，继续努力挖掘。这土坑里边的铜玩意儿多得不可思议，铜玩意儿的下面还发现了两寸多厚的赭色木板，顺着那块木板延伸挖掘，发现这木板

居然有五米多长、六十厘米宽，呈现出两头窄，中间宽的老船形，而所有的大小铜玩意儿都出现在这块船形木板上。除了一些坛坛罐罐的大小铜玩意儿以外，还挖出一大堆的刀刀矛矛，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古怪稀奇的铜玩意儿越来越多，总之都是些他们不认识的东。说实话，这一大批的出土器物，当时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或许远不及挖出一窖能充饥的红苕疙瘩呢。

黄家人长时间不断地忙着用竹箕往家里搬运铜玩意儿，被一位邻居看在了眼里。凭借敏锐的触觉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位邻居连忙跑到大队办公室，把这个不寻常的信息报告了大队负责人。大队负责人立马赶到黄家院子，他一边告诉黄家人这些地里挖掘出来的东西绝不能据为己有，一边迅速派社员到县文化馆去报告。



战国错金夔纹铜剑鞘。



战国四方双衔环龙纹四组顶盖铜铃。



战国双耳衔环雷纹铜瓶。

D 数量大种类多，为绵竹悠久的酒文化提供佐证

绵竹船棺出土的战国青铜兵器经省博物馆进行了合金成分的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除了具有青铜器的主要合金成分——铜、锡、铅外，在微量成分中，还发现了磷元素。这是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代的青铜兵器中尚未见到的合金成分。专家们认为，这种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合金成分——磷，是作为铜矿、石、锡矿中的杂质，而被带入合金中去的，也即是说，与这种兵器合金原料——矿石的产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批兵器是在巴蜀区域内产生，为蜀人所使用的。

此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出土的精美铜甬和提梁壶既是酒器，也是典型的东周礼器，非一般人所能持有。这些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礼器说明，早在春秋时代，以绵竹为代表的蜀地与中原已有了交往。王友鹏认为，“此墓出土文物数量之大、种类之多，是四川战国墓中极为罕见的，尽管此墓被扰乱，但绝大部分文物保存完好，且有不少精品”，这也表明该墓主身份非同一般。据分析，该墓主享有如此众多青铜重器陪葬，地位至少是蜀王的宰相或蜀王太子这样的层次，结合扬雄《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蜀开明王娶绵竹武都山美女为玉妃的记载，墓主或许是玉妃的哥哥，蜀开明王舅也未可知。因为古蜀时没有文字记载，此墓留下这段耐人寻味的历史之谜，亦是一桩趣事。

至此，绵竹文管部门已经充分意识到这批绵竹战国船棺出土文物对于地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中国名酒之乡绵竹的酒文化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1988年1月上旬，绵竹县委、县政府与四川省几家新闻媒体联合举办了一次酒文化研究会，绵竹文管所不仅为会议提供了历代酒具、东汉画像砖等实物和大量图片文字资料，还特邀了王友鹏到会，首次向与会人员介绍了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的精美酒器情况，为绵竹悠久的酿酒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证，受到各方重视和好评。

B 150余件出土文物，全部被转运到了省博物馆

好在金土村距离县文化馆只有5公里的路程，当天下午，绵竹县文化馆分管文物保护工作的黄宗厚副馆长，带领馆里负责摄影的章绍权和负责记录的刘纪贤两位同志步行赶到黄家院子。当天，黄副馆长虽然尚不能对这批出土文物准确断代，但他感觉到这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他赶紧和另两位县文化馆同志一起，对这一大批的出土器物全部进行摄影和编号登记。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不连那些破碎的陶器，只出土的铜器就达150余件之多，许多青铜器还是以前从未见过的，连器物名称都还搞不伸展哩。他们普遍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绵竹史

无前例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为怎样处置这批出土文物犯了难。1976年初，“十年动乱”尚未结束，绵竹县文化馆根本就没有文物保护的经费和条件，无奈之下，黄宗厚将此次重大文物出土情况上报给四川省博物馆。几天后，省博物馆派副馆长王友鹏来到绵竹，租了个解放牌货车，将150余件出土器物全部运到了成都。值得一提的是，黄家老小四人将几天辛辛苦苦挖出的“破铜烂铁”全部无偿上交，可以说，这是一次文物保护部门费力最小、花钱最少的重大考古发现。

C “十年磨一剑”，定性为战国中期船棺墓

时光飞逝，转瞬便过了十年。十年间，王友鹏将那堆“破铜烂铁”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析，再由省博物馆专业摄影师陈湘华和江聪摄影，刘琪制作60余幅精准的线描图，王友鹏执笔撰文，在1987年第10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四川绵竹战国船棺墓》一文。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绵竹的这批文物是古蜀文化考古工作的又一项重要成果，这是距今约2400年前战国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这是当时绵竹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古蜀遗迹。

这篇考古报告也可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其内容图文并茂，有12页之多。该文首先是将1976年2月绵竹县清道乡金土村出土文物定性为战国中期船棺墓，距今已有约2400年的历史。其依据是参考和对比了四川历年所出土的战国船棺墓的清理简报，例

如成都百花坛中学10号战国船棺墓的分期，新都战国木椁墓，成都羊子山172号墓发掘报告等。研究表明，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文物具有巴蜀文化分布地区的共同特点。这是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利用考古类型学，进行严密的考察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文物涵盖了炊食器、兵器工具和杂器几类。炊食器中又包含不少酒器，例如铜壶、铜甬等，其中，一件青铜提梁壶和一件龙纹兽纽四耳铜豆尤为精致华美。青铜提梁壶通高37厘米，纹饰精细而丰富多彩，即使在细小的提梁链系上都饰有精细鳞甲纹，几乎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战国青铜提梁壶相近似。而龙纹兽纽四耳铜豆的器盖、器身都饰有下凹的精美蟠龙纹，似曾镶嵌过绿松石。这两件青铜器独显尊贵。



部分绵竹战国船棺文物。

E 84件文物从成都调回，现珍藏于绵竹市博物馆

由于历史原因，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的精美文物却不在绵竹，而在成都的省考古研究所库房中“沉睡”着，能不能让这些精美文物回到绵竹老家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为这批文物回到绵竹提供了一种机遇。1986年7—8月，省考古研究所和川大考古专业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先后在广汉三星堆一号和二号祭祀坑发掘出上千件古蜀遗迹以后，省考古研究所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修复和研究。而绵竹于1995年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成功，亟须加强绵竹历史文化宣传，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文物无疑是绵竹地方史研究中不可或缺或的佐证。在此背景下，绵竹文管所开始了向省文化厅争取回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文物的不懈努力。

在当时绵竹文化局的支持下，绵竹文管所人员历经前后半年的时间，多次跑省厅和省考古研究所请示报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95年7月，省考古研究所终于同意拨调84件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的青铜器出库，由绵竹文管所保存研究和展览使用。84件青铜器，时隔19年又从成都返回了它的出土地绵竹。

199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到四川省博物馆，为全省各地市县的博物馆、文管所的文物藏品鉴定等级。绵竹文管所共选送7件精品文物到省上参加鉴定，这其中就包含了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的青铜提梁壶和龙纹兽纽四耳铜豆。故宫青铜器专家杜乃松给出的结论是：战国青铜提梁壶和龙纹兽纽四耳铜豆均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所谓国家一级文物，是指该文物达到国家级珍稀、贵重程度，须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报送国家文物局存档备案的文物。对于一个县级文管所来说，都以拥有多少件国家一级文物的数量为荣。有些遗憾的是，绵竹战国船棺墓中出土的一件三牛带盖青铜鼎只存鼎盖，鼎身缺失，此鼎盖顶部有一环形纽，周围铸有三头形象生动的立牛，十分罕见。

此后，绵竹地方史志和剑南春酒厂都分别利用绵竹战国船棺墓出土的青铜器，证明地方历史和酒文化的悠久。剑南春酒史博物馆还将战国青铜提梁壶放大50倍，作为酒史博物馆的广场雕塑。2023年9月，绵竹市博物馆馆藏的30件青铜器文物被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借展，其中大部分都出自战国船棺墓，包括了龙纹兽纽四耳铜豆和铜提梁壶两件国家一级文物。这是绵竹市博物馆馆藏文物首次出川参展，既证明了这批青铜器文物的价值，也彰显了绵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李志奇
本报记者 刘春梅 刘勋 整理
绵竹市博物馆供图